

又是一年楊梅成熟時



蘇州樹山現摘的楊梅。

有許多風格強烈的水果讓人想到就口水直流，楊梅一定是榜上有名。吃完枇杷、荔枝和水蜜桃，就又到了「江北荷花開，江南楊梅熟」的時候。

過了六月中去摘楊梅雖然當地人會嫌稍晚，但我覺得正好。此時還在枝頭掛着的，都是成熟度正好的飽滿大果。色澤艷紅，一口爆汁，甜度和酸度能達到九比一，幾乎已經不能稱之為「酸甜」了，而是香甜。城市人就喜歡去果園一邊找尋着樹上的果子，一邊摘再做一個「吹一吹」果實表面就假裝它乾淨了（其實沒有什麼意義）的動作，再放入嘴裏測試自己的眼光是否精準。吃到甜入心坎的楊梅，自豪感和幸福感便會一起爆棚，還要嘖瑟地和旁人說，「你看，我就說這個會很甜吧。」

去年嘗到了楊梅酒的美味，今年見家中楊梅太多，便專門去買了可以用來泡楊梅酒的玻璃器具。在排隊交錢時，身後的大叔帶着笑意問到，

「小伙子，是買回去泡楊梅酒的嗎？」居然被猜中心思，我也不好意思地點頭笑笑。

其實除了泡酒，用氣泡水自製楊梅汽水，加上冰塊飲用也是炎夏裏的一抹難能可貴的清涼。還可以用楊梅熬醬來燉排骨或者咕嚕肉，是不同於糖醋味，很特別也不突兀的時令美食。

在網上看了很多從楊梅裏鑽出的小白蟲的視頻後，很多人表示不敢再嘗試楊梅。對此，專家建議在食用楊梅之前先用鹽水浸泡五到十分鐘，可以逼出躲藏在楊梅中的果蠅幼蟲，再用自來水沖洗一遍，最後晾乾食用，這樣既能清洗掉蟲子和殘留農藥，也能保留楊梅本身的風味。



樂活 潘少

逢周一見報

不會再看的照片

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參觀，幾乎每一件展品前，都可以看到用手機拚命拍照的遊客。想起多年前的自己，進到博物館就是一通拍拍拍。當下那一刻，心中想的無非是「哇，好美。一定要記錄下來。」或是「哇，好美。要拍下來給朋友看。」之類。但從拍攝之後的那一秒，我就再沒有看過那些照片一眼了。

隨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開幕，朋友圈中每天都有幾組展品的照片。朋友圈中的照片再精美，也比不過官方網站上早已經發布的高清圖片，每一條裂紋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甚至有三百六十度全景照片。晃晃腦袋，仔細看看，朋友圈的照片裏都遮遮掩掩地藏着三個字「我來過」，再眯縫起眼細細看去，那九宮格之中似乎還藏着另外四個字：「到此一遊」。

毋須太專業的攝影知識也知道，即使用上了最好的設備，也不能完全復刻人眼所看到的畫面。不知從何時

開始，在博物館裏的我，就不再舉起手機。現在各種活動都講究「體驗式」、「沉浸式」，就我而言，在博物館中要體驗、要沉浸的第一步，就是放下手機，避免用拍攝者的身份與文物拉開距離。它們是講述者，而我們則是聆聽者。這些歷史瑰寶穿過成百上千年的歷史長河而來，今日一面之後，往往會進入數年甚至數十年的「休眠」，人生一世匆匆數十載，與它相見或許只此一次。如此「一期一會」之事，怎能手機「看」着她，而我看着手機，我與它之間隔着一塊手機屏幕呢？放下手機，用雙眼直視，就會發現在視網膜上投射出的，是任何鏡頭都無法捕捉的美。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隔離「驚險」

今夏回國，落地後防疫政策放寬，隔離時間比去年縮短了一半，從四周變為兩周。六月中旬駐美使領館重啟非公民的簽證申請。同一天父母所在小區原本每周兩次雷打不動的免費集體核酸檢測改為「便民檢測」：個人按需自費檢測。隔離酒店也人性化，讓大家填好測試焦慮和抑鬱的兩張表格，由駐酒店醫生評估、跟進。

形勢向好發展，但隔離前後也不是全無波折。首先，同一日到達老家酒店隔離的有兩輛大巴。我這輛還好，另一輛查出一人陽性，於是那些同車人全部因「密接」一連三天連做三次核酸檢測，還必須延長集中隔離期三天。其次，酒店所在社區某夜突然打來電話，說我手機號關聯的進入公共場所必刷的「門鈴碼」報警，問我是否擅自離開酒店。

正覺不可思議，父親告知他掃「門鈴碼」時警鈴大作，顯示「醫學觀察，不能進入公共場所」。我的手機是他手機的副機，可能大數據搜索時自動關聯，才導致錯誤發生。父親需要出門，我急忙給小區負責防疫的「網格員」打電話，他們說大數據無法更改，只能等我解除隔離才能消除警示。我不死心，又多次給隔離酒店所在的社區打電話，不折不撓，終於找到分管此事的人員。他也說這是大數據結果，他們只負責協查。好說歹說，他在系統中更改了解除隔離的日期，才暫時解決問題。

另外，離開隔離酒店歸家時健康碼轉為綠碼，沒想到兩天後又變成黃碼。又是一輪電話溝通，得知系統的設定還按照去年的隔離政策，沒更新完畢，幸好有關人員給我手動轉碼。

科學防疫，數據成關鍵。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五見報

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全港表演藝術界準備多場演出誌慶。七月一日正日晚上原定在紅磡體育館的大型演出，結果受颱風「暹芭」突襲，遺憾被迫取消。當晚電視轉播預錄的演出，同樣精彩。

翌日下午風勢減退，同樣慶回歸的香港管弦樂團樂季壓軸演出如期晚上舉行。當時雨勢仍大，加上香港電台會現場直播，心想在家中收聽，但最後決定到現場見證歷史。

首先是颱風剛過香港文化中心情景，須知當天原來是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首日開館，結果宣布改

星期五，好不容易熬到放工，正打算進入逍遙的周末假期、開啟「屏蔽工作」的模式，電話就一聲接一聲地響起來。小李急切的聲音讓我頭痛：「有兩個團友還沒有拿到保險公司的批核文件，我們該不該讓他們參加活動？」

原來，公司組織了一個總共有三十名同事參加的集體活動：星期六早上九點，統一乘車前往中大，參觀新亞書院，在合一亭打卡，現場聽關於「天人合一」的講座；中午科學園用餐後，再搭乘遊船去黃

樂季閉幕音樂會「倖存記」



期。港樂在風雨下堅持演出，現場所見入場聽眾比預期多得多。

其次是港樂樂季閉幕壓軸演出，從來不會只演一場。但七月二日的演出，是繼六月十八日後的另一演出，前後相隔兩星期，對颶風下百人臨時歸隊排練是個挑戰。

但冒雨到場的最大原因，是一聽短笛協奏曲的世界首演。那是港

樂定音鼓樂師James Boznos為他在樂團吹奏短笛的太太Linda Stuckey創作的作品（見附圖）。這首六個樂章的作品由港樂委約，原定於兩年前首演，結果由於疫情，兩度延期演出，這次差一點又再取消。

音樂藝術的空間感非常關鍵，那是收音機、音響器材無法複製的。例如第三樂章巧妙安排兩支長笛吹奏者在音樂廳後方樓上分隔而坐，加上在台後敲出定音鼓。如此排位，與短笛合演出疫情期間以視訊隔空溝通的效果。

至於音樂會主題《羅馬假期》的兩首雷史碧基作品，經過港樂駐

團指揮廖國敏精心設計，奏出新的效果。例如開場的《羅馬之泉》，最後樂章描述日落的鐘聲，安排樂師在音樂廳頂層位置敲出，散發出的聲響從天而降，縈繞良久。壓軸《羅馬之松》的最後全奏，安排六支銅管在樓座吹奏，立體感非常震撼，不枉此行。



樂問集 周光葵

逢周一見報

投保與風險

地峯等地。本來，我們為每一名團友都買了意外險，保額雖然並不高，但畢竟是一個保障。可星期一早，有兩名同事提出申請、緊急報名參加。其他都好辦，就是這臨時追加的投保，保險公司一直沒有批核。

作為負責人，我很為難：這兩名同事只在香港短暫辦公一周時間，想趁這個機會深度了解香港，當然是好事，況且，他們之後返回內地，可以把體驗和觀察告訴更多的內地朋友；但如果沒有保險，那

麼一旦出了交通意外等，組織者就必然要承擔更多責任。

於是，工作小組緊急線上討論。「風險的概率其實很低，況且，如果兩名同事都自願聲明對於沒有成功投保已經知情，是不是就沒有問題了？」我剛把這個念頭拋出來，就遭到了香港同事的一致反對：「沒有保險，萬一出事，我們就必須負責。」我不服氣：「就算有保險，出了意外難道我們就能全身而退？」香港同事的反應更強烈：「如果有投保，責任就小很

多。」

保險公司當天夜裏拒絕為臨時加入的兩位團友投保，我們只好謝絕他們參加。他們苦笑：「我們自願承擔風險也不行？」保守的思維或許可以足夠防範風險，但會不會錯失看不見的「機遇」？我想了很久。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雪糕簡史

雪糕是夏天的禮物。網傳買雪糕時需留個心眼兒。因為橫陳在冰櫃裏的雪糕們，身價大不同，有一支幾十元的，也混在三五塊的平頭雪糕之中，不亞於瞄準錢包的一支冷箭。當然，以現在的城市物價，幾十塊錢的東西難歸入奢侈，但畢竟，它只是一支雪糕呀，這不是我的零食歧視，常理常情罷了。

在我的記憶與語言系統裏，雪糕是進階的概念。初級版名為棒冰。在只有棒冰的那些夏日，棒冰是碼在方木箱子裏的，還蓋着厚棉被。那時我總有個疑問：既然怕化，為什麼還要捂被子呢？可嘆我格物的心力與智力都不足，一直未能參透，以至後來讀到「悖論」二字，眼前便浮出棒冰箱子來。

木箱時代的棒冰，大別為三，曰白

糖，曰赤豆，曰麻醬。麻醬是我兒時最愛。後來多了奶油、蛋黃二種，又移情蛋黃。從麻醬到蛋黃，不過是拿方天畫戟換了丈八蛇矛，看着花俏，說到底還是冷兵器。待到雪糕襲來，可就是「洋槍洋炮」，更何況，它還有個盟友喚作冰淇淋的，威猛亦頗可觀。一霎時，棒冰們如「義和團」碰上了「洋槍隊」，氣勢再足，也難逃敗績。作為夏日冷食迭代的標誌或副產品，小賣部裏插電的冰櫃順勢趕跑了走街串巷很多年的老木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7-33-55」法則

不會綁架那女孩了。

在此，佛斯提倡的是「策略性的同理心」，而策略在於我們要知道對方的背景，明白他經歷了什麼、在想什麼，而最重要的是知道對方的價值觀是什麼。舉例，綁匪的意志未必因為被綁者的可憐而動搖，但基於文化或宗教信仰，他可能會因為被綁者父親的說話而動容。

人之所以要談判，源於溝通不良，而天下間的溝通不良，都在於沒有理解對方。總之，不要假設自己文化或價值觀普世。當你有「策略性的同理心」，



自我完善 米哈

逢周一見報

《一生所愛》

背後便響起片尾曲《一生所愛》……

唐書琛陪同盧冠廷在銀川表演，他們遇到一位很熱情的中年女性觀眾，對方說：「我真的很高興，《一生所愛》終於回家了。」

「苦海，翻起愛恨，在世間，難逃避命運；相親，竟不可接近，或我應該相信是緣分。」

人們倘若凡事都沉迷於緣分，有時難免令人產生迂腐和消極的感覺。其實緣分也可以經營的，就像愛情一樣，悉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心栽種才能收成正果。以《西》電影為例，它源自四大奇書的章回小說，讀者都耳熟能詳，電影及電視亦曾有無數作品。《西》在港公映時並不太受歡迎，觀眾覺得周星馳好像「走樣」了，一本正經述說孫悟空的前世今生，沒完沒了地跌入輪迴漩渦。然而，《西》的核心主旨就是那份生生世世的感情，永恆不止，超越萬年。

從藝術的層面而言，能夠超越經典便更是經典。《西》電影經過沉澱和大學生研討之後，觀眾逐漸發現它的深邃主題。其歌曲亦如是，《一生所愛》所述的内容無分地域和時間，銀川的觀眾歡迎它「回家了」，說明該歌曲深入人心，能讓觀眾一同走進未來。